

■走访古城

苏州古城，每年接待游客数以十万计。但人们往往只注意园林、虎丘、北寺以及五百罗汉，极少涉足盘门古城。此城，论其年代久远、建筑高超，前者可比长城，后者不亚虎丘。不久前，笔者应邀两登盘门城头远眺瑞光，俯察运河，纵观全城，驰目骋怀，于心旷神怡之余，不禁发思古之幽情……



盘门古城

□罗本帅



姑苏古城

姑苏古城，始建于春秋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一年，即公元前514年。在公元前513年，伍子胥自楚亡命吴国，为公子光所用，即献计约请专诸，藏短剑于鱼腹，刺死吴王僚，保公子光登位，即为阖闾。其时，吴国势未盛，四面受敌：南有越，北有徐，西有楚，东有夷。杀堂弟自立，民心亦有不附。乃问计于子胥：吾国处东南僻远地，险阻润湿有江海之害。内无守御，民无所依，仓库不设，团畴不垦，为之奈何？伍答：必须“立城廓，设守备，实仓库，治兵库”。于是阖闾即命伍子胥“相土赏水，象王法地”，以筑吴城。

看来，伍子胥不仅是一员名将，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工程师。受命之后，相地度势，短短几年，便造起了这座周围广达47里，街道纵横，河港交错的大城市。要知这个城市的概况，只要看一看苏州市博物馆内保存的、刻于石碑上的《平江图》，便知大概。平江，是南宋时代苏州的城名。此图刻于宋绍定二年（公元1229年）。古吴城虽然在秦代毁于大火，但后来重建，基本依其原貌。此后，尽管人世几度沧桑，这座古城的位置、轮廓以及基本格局，迄今并无根本变动，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难得的。

此城因系吴国国都，始名吴城；因为阖闾所建，又称阖闾城。城的规模宏伟，开了八个大门：阊门、胥门、蛇门、匠门（相门）、齐

门、平门、娄门、盘门。盘门始名蟠门，方位属辰，蛇门方位属巳。辰属龙，巳属蛇。当时吴以巳属辰，以越属巳，便是取“以龙克蛇”之意。所以，此门于八门之中为最大，并于门上置木质九曲蟠龙一条，且以“蟠”为名。后人以其曲折盘旋，遂改称盘门。其后历经改朝换代，苏州古城，总只是维修、加固、增厚，始终保持原有的格局。元末明初，群雄并起，张士诚据苏州，大修城防，盘门乃一重点。解放后，市区扩大，拆去古城。主事者颇有见地，独留此门，供后人瞻仰。

瓮城和水城

早在宋代，两军作战，已用火炮。当时的平江城在土墙外面加包一层砖块；内土外砖，可以有效地防御火炮。此外，还在城墙外面构筑了“马面”（城墙上突出部分，形似马面，故名）、堞墙，这些，今天都可在盘门看到它们的原貌。但是盘门建筑最精彩之处，却在它的瓮城和水城。

所谓瓮城，就是在城门外围再加筑一圈城墙，城门开在另外一侧。有了瓮城，敌军攻城，便必须经过两个转折、两道关口，而且即使有部分敌军突入，也必然暴露在其后与正城之间的一块狭窄的地带，容易遭到城上火力的杀伤。盘门的瓮城，建筑不仅坚固，而且古雅：一条曲径，自外而内，蜿蜒伸入，直穿正城门洞，把内外两城连在一起；两城之间，有一空地，位于四面高

墙之中；两个门洞，高大深邃；两道城墙砌得细密整齐，高逾十米。有瓮城屏障，正城愈显雄伟。

再看水城，更觉奥妙。与陆城一样，也分内外，两个洞套在一起，位于内城河弯曲处。两门各置一闸。开关辘轳即装于陆城上头长方洞前面，可在城上启闭。水城门洞与陆城门洞有一大不同处，便是方向偏东。因为苏州西南多山，每逢洪水季节，山洪暴发，必从西南而来；如果门洞朝南，便首当其冲。偏东，便可避开洪峰，减少冲击。如遇暴雨，城内积涝，也易于排泄。平时，内城河水，缓缓流过水城，可通舟楫。一遇战事，或遇洪水，便可紧闭闸门，隔绝内外。这一设计，可谓匠心独运。难怪一些古建筑学家认为盘门水陆两城设计之精巧，远逾长城，世所罕见。

不仅如此，由于门洞建筑雅致精美，又与陆城巧妙套合，不论自外朝里望，或从里往外瞧，巍巍古城之下，一衣带水，弯弯曲曲，穿越两个门洞，缓缓注入运河；城门右侧，小桥横截碧波；再前方，吴门古桥横跨运河，两岸瓦舍栉比，河中帆樯不绝，构成一幅恬静、幽美、高雅的画图。仿佛古人设计盘门城堡，于防御之外，已经考虑到后人游赏的需要，真是妙极！

于饱览城边风景之余，再凭雉堞，驰目东北，忽见一塔高耸，俯视苏州全城，遥对盘门古城，临映运河绿水，衬托蓝天白云：古朴、庄严、雄伟、透逸。“三古”配合，风景之雅，非登高远望，不能得之。



寻访乌衣巷

□黎洁

前段时间，我和老伴到江苏南京梅山，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诗：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我喜欢这首千古名作，并向往其如画的意境和感叹其兴亡之幽情。

乌衣巷据说有三种说法：一是说东晋时住在此巷的权臣王导、谢安两家的族人，都喜穿黑衣服，故此巷后名乌衣巷；二是说东吴禁军“乌衣营”的驻地在此巷，故名乌衣巷；三是《六朝事迹类编》中的故事，说谢安年轻时曾在海上航行遇险，漂至乌衣国被好心人救起，并将其女配给他，后谢安思乡情切，乘“云轩”越洋回建康，到家后，见两只燕子歇在梁上，他随手招之，燕子即飞到他臂上。谢安即取信笺写一小诗系在燕尾，请燕子去乌衣国报平安，诗云：“遇险误到乌云国，玉人终日苦怜才。云轩飘出无消息，洒泪归风几百回。”

次年春，这一对燕子又飞回谢安堂前，并衔来一信，信中有诗云：“昔子相逢冥数合，如今睽违是生离。来春纵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飞雁飞。”谢安悲喜之余，便在堂屋的匾额上题上“来燕”两字，“堂前燕”即由此而来。这三种说法，尽管后者是神话，我宁信其真，它充满了美丽的浪漫色彩。

乌衣巷与夫子庙隔奉淮河相望，虽然它和夫子庙对岸的钞库街近在咫尺，但我刚来南京要寻访它，亦颇不易。我和老伴在钞库街来回走了两三趟，也未寻见。正当心灰意懒时，我瞥见钞库街12号墙门边挂着一块并不起眼的《南京秦淮民间艺术馆》的牌子，门口屏风上有郑板桥手书的《乌衣巷》诗。旁边小伙子告诉我，乌衣巷就在穿过对面马路不远处。

虽然小伙子指了方向，但过了马路，我还是无头苍蝇似地乱转一气，仍然寻不到它。回到来燕桥时，看见三角街口东侧一建筑工地之东北角，有一条小巷，便抢着管它是不是乌衣巷看一看才死心的念头，越过两堆废土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望见巷口一颓圮的矮墙上有“乌衣巷”三个红漆字。快步跑了过去，在此墙的矮门楣上，看到了“乌衣巷52号”门牌。看来，这已是乌衣巷的尽头。

我一直往东走，走到巷首处的“白露州公园”西大门，竟未碰到一个行人。往回走时，遇一老者，我向他打听。老者热情地回答我种种提问。他说他姓万，世居乌衣巷。他告诉我，上半个世纪留下的老房子，南侧还有一些，已破败不堪，北侧已全部改建过了；现在乌衣巷居民区管辖一千两百余户人家，成了一个包括它附近一些大街小巷的片区。至于那口古井，原在54号门口，前年拆迁53号和54号时，已经填掉，其位置就在52号东面的三角马路边。

一条普普通通街巷的名字，经历1600余年风霜雨雪，天灾人祸而不朽，看来得归功于刘禹锡那首《乌衣巷》小诗。优秀文学作品之作用，由此可见一斑。